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十八回 喜蛛兒曇花現色相 魯薇園投藥治思勞

且說柏養芝鑄了兩面假古鏡，還造出許多來歷，騙得魯薇園深信不疑，到底被他索了三千兩銀子的價，還另外裝滿了紫檀匣子，自己先上院去說明了這鏡子如此這般的好處，然後著人送去。龍中丞打開匣子，在太陽底下試驗，果然不錯，不覺大喜，重賞來使，叫家人捧了匣子到上房去，與小姐賞玩。原來龍中丞膝下有兩個少爺，都捐了功名在外候補，不曾隨任。只帶了太太與兩位姨太太及這位小姐在任上。這小姐生得雲鬢霧鬢，慘綠憐紅，年紀已交十六歲，閨諱是驪珠二字，生性十分聰明，雖未讀破萬卷，卻也筆下通順，風雲月露，也湊得成五七言詩句的了。龍中丞視同掌上明珠。這一天拿了兩面鏡子進來，先叫女兒看過，又叫丫頭們拿到院子裡太陽底下曬著，把鏡影子掛到牆上，隱隱現出鏡背的字畫來。驪珠仔細看過，回身向小丞福了兩福道：「恭喜爹爹，這一定是龍虎會風雲之兆，爹爹不久又要高升了。」中丞益發歡喜道：「偏是你詳出這個吉兆來。」驪珠道：「今日有了這個吉兆，應該慶賀，待女兒設個小宴，替爹爹賀喜。」中丞道：「如此我就生受了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回頭對他夫人道：「我看來，像這兩面鏡子的東西，雖是寶貝，卻總不及我的驪珠，是一顆活寶。」

說罷，揚揚得意。驪珠叫人擺下一桌酒席，卻又叫人先拿兩個茶几到院子裡去，擺在太陽底下，用東西把兩面鏡子分支在兩個茶几上，把那辰龍寅虎的鏡影子照在堂屋當中牆上。然後上來替父母安坐，笑說道：「女兒今天這一桌，雖說不成局面，卻也是個風雲宴會呢！」中丞樂不可支，從晌午時候直飲到日落西山，方才肯歇。有了醉意，便早早安息。

次日起來，到外面會客，巡捕官來回說：「營務處的魏道沒了。」中丞愕然道：「他請病假還沒有幾天呢！怎麼就沒了？」

巡捕官道：「聽說是個急病。」中丞就沒話說了。照例會過幾個客之後，便下個札子，把營務處總辦的差委了魯薇園。薇園深感柏養芝，把他派了銅元局的帳房。柏養芝也算交了個老運，化不到十吊的本錢，博了三千銀子的利息，還得了通省最好出息的館地。

這且按下不題。且說魯薇園自從得了營務處之後，愈覺得受恩深重，難圖報稱。這一天遇了龍中丞生日，魯薇園除送過壽屏如意等壽禮之外，再送了一本戲。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各人倒不好落後，於是鬧得藩臬首道首府等現任官，各人都送一本；各局的總辦、提調，或數人合送一本，或一人獨送一本；撫轅裡面的文案委員，也合送了一本。鬧得足足做了半個月戲。

薇園送的戲，排在第五天。演唱做過兩出吉祥戲之後，便打一個花旦，拿了戲單到龍中丞跟前請點戲。中丞看看他，卻生得眉清目秀，齒內唇紅。甚是可愛，因點了一出《貴妃醉酒》。

那花旦便裝扮登台，果然是千嬌百媚，壓倒群芳。此時外場只用一枝笛，越顯得他清歌妙舞。中丞歡喜叫賞，那花旦下了台，卸了裝之後，又親自到中丞跟前請安謝賞。中丞綱看他，果然生得韶秀可喜，與在台上時又是一般風韻，這種相貌，真是宜女宜男。因問：「叫甚麼名字？」花旦垂手答道：「小名叫喜蛛兒。」問：「幾歲了？」答：「十七歲了。」中丞點點頭。

喜蛛兒還周旋了一會，猛抬頭，看見珠簾裡面一個女子，對著自己目不轉睛的盡看，覺得沒意思，便向中丞說了個請假，走開了。

原來這幾天的排場，戲台是搭在花園裡一座正廳的前面，正廳便做了客座，卻把當中的圍屏卸下，掛了一重日本簾子，以便把正廳後進做女客坐，一般的看戲。那日本簾子本極稀疏，雖是隔簾，卻看得極透徹，不過隔開內外，是那麼一個意思罷了。所以那女子只管釘著喜蛛兒看，喜蛛兒也看得見有人看他。

至於看他的女於是哪一個？姓甚名誰？那又是做書的人也不知道，不便亂造謠言，只好等看官們看了下文，仔細去想罷了。

閒話少題。且說當日戲完席散，無事可表。次日又鬧了一天，中丞有點倦了，不等客散，先自退歸上房。不多一會，驪珠小姐也回來了。中丞道：「女兒為甚也老早回來？」驪珠道：

「不知怎的，今天好像有點神思困倦，所以早點回來。」中丞道：「本來一連鬧了幾天，也覺得厭煩了。」驪珠道：「正是。

頭一兩天覺著很高興的，後來慢慢就厭了。覺得那唱的也不甚好了。」中丞道：「統共聽了六天戲，我看只有昨天喜蛛兒唱的《貴妃醉酒》唱的最好。」驪珠道：「正是。難得他扮起來猶如真美人一般；只怕楊貴妃當日也不過如此。然而那麼一個人兒，怎麼取個蟲兒名字？」中丞道：「我兒愛聽他的戲，我明日再傳了他進來唱兩出。」父女兩個談談說說，不覺日落西山，外面男女賓客都散了。一宿晚景休提。且說次日開演之後，龍中丞便叫傳喜蛛兒。承差人遍問各戲班，都不知道，想起那天的戲是薇園送的，便找著薇園去問。薇園道：「喜蛛兒本來是京裡的相公，今年才贖了身體，要到南邊去搭班子，因為有一門親戚在濟南，所以繞道來探視。我在京裡相識他，所以叫他唱一齣戲，昨天他已經動身去了。」承差人只得照這番話去回復中丞，中丞也就罷了。

有事話長，無事話短。且說唱過十天戲之後，驪珠小姐便十分厭煩，不肯出去應酬了。龍中丞以為她生性喜靜，也自由她。等到半個月的戲唱完，稍為清靜了點，中丞也為勞頓多日，每天見客過後，便到上房歇息，一切公事暫時都委托了幾位幕府老夫子。只見驪珠近來十分清減，茶飯少進，因問道：「你莫非有病？為甚只管不茶不飯起來？」驪珠道：「這幾天不過人神倦點罷了，沒有甚麼病。」說時恰值開飯上來，驪珠只用茶泡了一口飯，還吃了一大會，才勉強吃完了。龍中丞道：

「你這個樣子，還說沒病！可不要耽擱壞了。」飯後，便叫人請醫生來。請了個本城醫生來，隔著門簾，診過了脈，開出脈案，說是勞頓停食，照著枳實消痞丸的湯頭，加減開了幾味藥出來，說吃兩服就好的。龍中丞見說是勞頓停食，倒好像有點意思；因為接連聽了幾天戲，這種嬌貴千金，就要說勞頓了，接連吃了幾天酒席，就恐怕有停食了。就叫去撮了來吃。吃了兩服下去，如泥牛入海一般，絕無消息。龍中丞急了，叫另請一個醫生來，說的也和前醫一般，開的湯頭也是大同小異。看官！須知撫台衙門一連唱了十多天戲，天天是有酒席的，合濟南府的人那個不知？此刻撫台的小姐病了，病情又是困倦無力，不思飲食，豈有不捉住這個用神之理？近世醫生大抵都是如此的，也不能全怪他兩個。

閒話少提。且說龍中丞看了脈案藥方，便道：「前兩天先有個醫生，開的脈案方子和這個差不多，只怕未必對。」醫生道：

「病源雖是一樣的看出來，用藥各人不同。吃了晚生這個方子，管保就好的。」說罷，又請將前醫的方子給他看了，又批評了前醫的幾樣藥；誇說自己的藥是如何用意，如何可以得效，然後辭去。這個方子又吃了兩服，莫想有絲毫效驗，索性鬧得睡多坐少，並且多了個長吁短歎的毛病。龍中丞更是急的了不得，令人出去遍訪名醫。爭奈總沒有一個看得對的。這一病就是兩個月，索性月信也停了，瘦的剩了一把骨頭，面色青白，一天有兩三次燒熱。燒熱起來，便覺得兩額上排紅、手心是終日滾燙的，夜間更多了個咳嗽。此時的醫生又多半說是陰虧的了。爭奈藥石無靈，任你對病發藥，也不中用。這兩個月裡面，把一個龍中丞也急了個茶飯無心，眠食俱廢，甚至叫了些和尚道士們，在衙門裡誦經禮懺，代小姐祈福；又叫姨太太們半夜焚香禮門，代小姐求壽。如此又耽延了半個來月。

一天，龍中丞忽然想起魯薇園是一把歧黃好手，不過不大肯代人診病，所以朋友們多不知道：「自己和他是同鄉性好，所以深知他的學問。一向糊塗住了，總不曾想起他來，若是早想起了，只怕女兒的病早好了。想罷，便叫人去請魯薇園。薇園以為有甚要緊公事，即刻上轅稟見。裡面傳出來說請到上房裡會。薇園一向聽得驪珠小姐有病；只因是個小姐，不便過問，及至此時請到上房去會，便明知是請自家診治的了。提一提精神，進去與中丞相見。常禮已畢，中丞道：「小女一病數月，勢極慷慨，諸醫束手。可笑我一向公私交迫，鬧的神亂智昏，把我們老朋友忘記了。今天才想起來。請代小女診一診脈，看到底是個甚麼病源？訂個好方子治好她。我們老朋友，不說謝了。」薇園道：「怕職道的學殖淺薄，未必足擔此任。」中丞道：「在官言官。我們既是私宅相見，何妨脫略些，何必客氣！」

說著，讓過一道茶，才親自陪了薇園列驪珠繡房外面。

丫頭們早已把房門簾放下，門外擺了一張茶几，上面擺兩本書做脈枕，茶几旁邊擺了一把椅子，預備隔簾診脈。中丞道：

「這是老世伯來診他，何必多這個事？」叫快撤去了，索性請薇園到房裡去坐。驪珠小姐早已起來，坐在牀沿上了。只見她春山鎖恨，秋水凝愁，別具一種可憐之色。立起來向薇園福了一福，丫頭扶近桌邊坐下。薇園寧心靜氣，低頭診過了脈，看過舌頭，方才和中丞一起出了繡房，仍到內書房坐下。說道：

「小姐這個病，起初是思慮過度，憂鬱傷肝所致。那時候如果投以順氣疏肝之品，不難痊癒的；此時病根已深，肝木侵脾，不思飲食；陰火燦金，夜見咳嗽，神志不定，時見潮熱，虛損之象已見，恐成思勞。」中丞道：「你背誦醫書，我卻不懂，請教甚麼叫個思勞？」薇園道：「勞傷之症，有五勞七傷。那五勞是：志勞、思勞、心勞、憂勞、痰勞，這思勞是由思想抑鬱所致。任職道愚見，姑且開一個方在這裡，若是就這麼煎服，恐怕也不見大效，應得要找點賞心樂事，引得病人開個笑口，然後服藥，似乎好些。」中丞皺眉道：「有甚麼賞心樂事呢？」

薇園道：「閨閣小姐，每每因為困在深閨裡面，以致鬱成肝病；若在外頭散玩一兩天，再選一兩個會笑會說的人，在旁邊伺候，她自然有開心歡笑的時候。據職道看，最好是送小姐出去逛逛千佛山，或者大明湖，一則散心，二則得點山水清氣，再選兩個伶俐丫頭，在旁伺候。只要小姐心開，肯說肯笑，把心事丟開，這個病就可以不藥而愈了。若是只管鬱鬱不樂，就是變了藥店裡的蛀蟲也是沒用。」說罷，開了一劑疏鬱舒肝寧神順氣的湯頭，方才辭去。

龍中丞便把姨太太丫頭們亂罵說：「好好的小姐住家裡，你們容她不得！是要恠她生出病來，你們才得快活！你們恠得她病，自然恠得她好。我此刻也沒有話說，只在你們身上醫好她便了。」說得眾人面面相覷。當下二姨太太便道：「方才那先生和老爺說話，我們在窗口外面都聽得了。其實我們怎敢恠小姐？那先生說要小姐到外面去逛逛、散散心，不知老爺可答應？若是可行，我們便去勸來，等小姐早點好。」龍中丞聽說，點點頭。於是二姨太太引了一群姨太太、大丫頭，到驪珠小姐香房裡去。不知小姐肯出去逛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